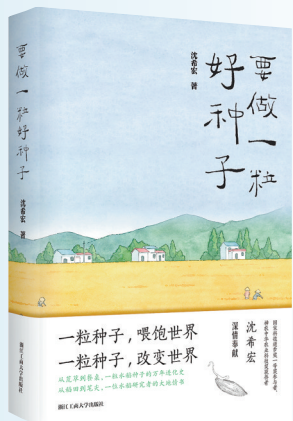




评论

每个人都能 汲取种子的力量

——读沈希宏《要做一粒好种子》



■王今燕

在中国农业科技史上，“一粒种子改变世界”早已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一代代育种科学家用生命书写的现实。袁隆平先生曾说：“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这句话既是激励，也是隐喻，蕴含着生命与文明、科学与人文之间的深刻关联。

在沈希宏博士的新作《要做一粒好种子》中，这种关联被赋予了更加细腻、温暖、充满文学气息的表达。我在阅读过程中，屡屡被书中的独特气质所打动——这绝非一本普通的科普读物，而是一部融科学理性与艺术感性于一体的精神札记。

沈希宏以“一粒种子”为起点，将水稻还原为“有温度的生命体”。水稻作为世界三大粮食作物之一，其故乡在中国，养育着全球约一半的人口。但在大多数人眼中，水稻仅仅是碗中米饭，是农业统计中的数字，是遥远的田野风景。而在沈希宏的笔下，水稻是有情感与性格的生命伙伴：“水稻的一生，从一个春，走到一个秋”，写它与杂草、昆虫、风雨的相遇与抗争，写它“从来不带伞，雨来风迎”的坚韧，写它“低头微笑”的谦逊姿态。读到这里，我恍然意识到，我们每日吃下的每粒米，都曾经历过一段如此丰富、坚韧且充满智慧的生命历程！这种认知带来的震撼与敬畏，是任何数据都无法给予的。

科学并不冰冷，文学也不虚浮，二者在人类对世界的探索与表达中，本应相辅相成。作者将复杂的水稻科学知识，以文学化方式呈现。这种转化不是简单的比喻或美化，而是基于深厚专业知识的创造性表达，使科学原理自然地融入读者的感知与想象。

在叙述水稻的生物学特性时，他没有用专业术语堆砌，而是以诗意的语言赋予其生命感：“开花是水稻一生最激烈的事情”“慢镜头下，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生命过程”，浆片“用力推动颖壳张开”，花丝“伸长数倍”，花粉“如尘埃般飘散”。作为读者，我仿佛不仅能够通过文字“知道”水稻如何开花，更能“看见”那纤细生命奋力绽放的瞬间，甚至能“闻到”阳光下弥漫的稻花香。这种沉浸式的阅读体验，在科普作品中实在珍贵。

沈希宏的文字风格清新自然，富有节奏感与画面感，既有学者的沉静思考，又有田间劳动者的质朴热情。他善于运用短句与意象，如“一朵稻花，一朵微笑”“稻穗沉沉我天阔，不负辛劳不负君”，语言简洁而意境深远。

更可贵的是，他将个人的人生经历与科研实践融入叙述之中，使全书充满亲切的温度，真实展现了一位科学家在日常生活中的观察、思考与情感流动。

愿每一位读者，在浮躁的日常中，都能从这本书中汲取到种子的力量，心怀阳光，默默生长，静静结果。

他给我的教益至深

■陈志泽

1967年的一天，在赴北京出差途中，我特地到上海站下车，直奔复旦大学，找到他的单身宿舍，叩开他的门扉。乍一见，他比过去在泉州见到的更瘦了，不由得一阵心酸。他看到我这个不速之客，十分高兴。我俩畅谈了一会儿，我怕影响他休息，便向他告辞。他却要我等等，转身到附近的小卖部买来一袋苹果，要我带到路上“止渴”。我不肯接受，他非得我带，没想到瘦弱的他力气那么大，硬是将苹果塞在我手中，不容我挣脱……

他有了家庭后，我每有机会路过上海，都会在他家里住几天。他到泉州的次数很少。有一次路过泉州，经不起我的邀请，终于同意住在我家里。他似乎没带什么任务在身，彻底放松。我除了上班时间，也都待在家里和他聊天。

这是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难得的相聚。我向他请教许多创作中遇到的疑惑，他也不时询问福建省与泉州文学界的情况。

他直言不讳，侃侃而谈。也许是长年站讲坛讲课的习惯，他

讲话缓慢，边思索边讲述。讲到自己的创作，他既有现在的打算，又有长远的构想。他计划要编一部高规格、高水平的泉州籍有国际影响力名人的传记文学作品。作为泉州作协的负责人，我本应十分高兴并大力支持，可我不由自主极力反对。我向他摆出许多难题，大泼冷水。我实在不忍再看到他像几年前主编《新中国文学词典》时那样心力交瘁。可是他执意要做，并且已在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已经有了包括入选名人、撰稿作者名单，每篇两三万字的篇幅在内的细致安排。我只好按照他的要求，答应为他搜集一些资料，帮他建立泉州地区可能进一步提供情况、资料的有关人士通讯录。可惜，他后来患病，过早离世，此书没能顺利出版。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坚韧而严谨的追求，除了繁重的教学外，他还不时撰写学术论文、创作散文。这对我的影响不小。

谈到创作，他很强调文学创作的少而精。他说：“不能泛泛而写，应该集中精力写力作，要反复修改，直到无法再改。”他主张作家要力求有代表作。比如福建的散文家何为，散文作品不多，但

精品不少，“他的《临江楼记》《第二次考试》成为散文经典，而有些作家写了一辈子，拿不出代表作，可惜了”。这些话被我铭记在心。我的发表欲挺强，写得过多，有时想起他的话，便会收敛些，努力打磨几篇重点作品，后来几篇散文发表后被收入重要选集。

他送给我专著多部。读他的《艺术断想》，我为书中阐明文艺作品的艺术辩证法、艺术技巧、艺术鉴赏的可感性与深刻性所震动，这本书也无形中成为我文学创作实践的指南。他的散文集《小小的篝火》《咀嚼世味》，形象地体现散文创作的诸多课题，特别感动我的是乡土特色，《东西塔，您好》《故乡月》《山村年到》《想要副春联》等，抒写的是一位数十年远离故乡的游子，始终思念故乡，将故乡紧紧搂在怀里的动人情怀，而作为学者的他，并非只是再现往昔故乡的风土人情，而是融入深深的哲学意味。读他的乡土散文，更加深我乡土文学创作的信念。

说起他给我的教益，纸短话长，只好暂且打住。

哦，还有一句必须写上：他就是复旦大学现当代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泉州人潘旭澜。



悦读

归人而非过客

■苏柳琦

当三毛写下《万水千山走遍》时，她并非在炫耀自己的旅行足迹，而是在诉说一种灵魂的漂泊状态。这本书表面上记录了她与助理米夏游历南美洲的所见所闻，实则是一次灵魂的寻根之旅。

此旅不同于普通游客的走马观花，三毛以一种近乎偏执的真诚，试图在每一个陌生地标寻找归属感，结果却发现，走得越远心中的乡愁越浓！

在《万水千山走遍》中，三毛呈现了一种奇特的旅行者姿态：她既是外人，又不完全是外人。在秘鲁的雨林里，她对印第安祭司的仪式产生强烈共鸣。这种超越语言和文化障碍的理解力源于她对人类共同情感的敏锐捕捉。她似乎拥有一种特殊的雷达，能够探测到每个地方最深处的情感脉动，并且将这些异域风景转化为内心风景的延伸。

记得书中有篇对南美洲风土人情的描写，那从来不是客观的记录。三毛眼中的山川、集市抑或废墟都浸透着她的情感色彩。当她在墨西哥看到金字塔时，感受到的不是震撼而是沉重的悲伤；而在厄瓜多尔的山谷中，她仿佛听到了来自前世的呼唤。这种将外部世界内化的能力，使《万水千山走遍》超越了普通游记的范畴，成为一种心灵的自传。三毛

不是在寻找新的风景，而是在寻找能够容纳她灵魂的容器。

最令人动容的，是三毛在旅途中不断遭遇的幻觉，如在玻利维亚的巫术市集里，她感觉自己回到了熟悉的地方；在安第斯山脉的古老遗迹中，她仿佛唤醒了远古的记忆。这些看似玄妙的体验，实则揭示了三毛内心深处对归属感的极度渴望。当现实无法提供精神的栖息地，她便转向想象和幻觉，在遥远的异乡构建一个精神的家园。这种想象的乡愁，比任何实际的乡愁都更为深刻和无法慰藉。

然而，在三毛的旅行书写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深刻的矛盾：她万水千山走遍，却始终无法抵达内心的家；她与无数陌生人相遇，却依然孤独；她渴望融入，却又保持距离。这种矛盾在她描写与当地人的互动时尤为明显，她能够短暂地进入他们的生活，却终究只是一个过客。即使是那些最亲密的接触，也无法消解她内心深处的孤独感。

揆诸当下，旅行已成为一种消费行为，人们收集目的地如同收集邮票。而三毛的《万水千山走遍》提醒我们，真正的旅行不是向外寻找，而是向内探索。当我们跟随三毛的文字穿越安第斯山脉，走过亚马逊雨林，最终抵

达的其实是自己内心最隐秘的角落。她的南美洲之旅本质上是一次灵魂的考古，带领着所有人挖掘那些被现代生活掩埋的原始情感和记忆。

三毛说：“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流浪。”《万水千山走遍》记录的正是这样一种流浪，她不仅是在地理空间中移动，更是灵魂在寻找栖息之地过程中的挣扎。

阅读《万水千山走遍》我们最终会发现，最远的旅行，是从外在世界到内心深处的旅程。三毛万水千山走遍，却始终走不出自己的孤独；她与无数灵魂相遇，却始终在寻找自己。这种深刻的矛盾也许正是每个现代人的宿命！



投稿邮箱: dznzbgfzc@qzwb.com
联系电话: 0595-22500109